

珍珠閃



目 录

相亲	段茶法 (1)
閃珍珠	王振州 (8)
梅芝	張俊恆 (29)
泥工的女儿	郑藍云 (34)
楊梅英学手艺	沙夢来 (44)
学本領	李 喜 (50)
“小砲彈”三遇“瓜”大爷	万 岳 (56)
熊女儿	王耀东 (61)
掏鳥糞	王禹龙 (63)
穆桂英挂帅	黃旦谷 (67)
第一天	邓 瀏 (72)
五斤鉄末子	胡 凱 (77)
为了早出鋼	襄云海 (81)
对金耳墜儿	王华芳 (85)

相 親

段 奎 法

(一)

洒了一陣蒙蒙細雨，天才放晴，山腰間，飄蕩着輕紗似的薄霧。錢家溝，这个小小的山村，显得更美丽，更可爱。

細雨湿润了地皮。淘气的小花猪，溜着墙根，拱了一串土窩窩。大牛媽赶走了猪，平好了地，背靠槐树，发起呆来。小花猪又在打哼哼，她弯腰拾起一块破砖头，正要砸去，扭头一看，錢占标来了。大牛媽放声笑起来。錢占标，是錢家溝的党支部書記。

大牛媽把錢占标讓到屋里，先拿烟，后端茶。錢占标吸了一口烟，呷了一口茶，說：“老嫂子，刚才見你不高兴，是不是咱大牛惹你生气啦？”大牛媽嘆一口气說：“唉，这些年来，冬有棉，夏有单，缸里米，盆里面。什么都滿意，就是缺一个儿媳妇。”錢占标說：“娶嘛！”大牛媽好意的白他一眼，說：“不是买針买綫，那么容易。一个又蹦又跳的活人，人家不願上咱家来，就是套上八匹驢子也拉不来。”停了一会，她又故意绷着脸說：“咱山区穷得叮嚕响，誰家姑娘願上咱家来受罪。”錢占标說：“自从共产党来了，咱山区生活就日高，这二年，成立了合作社，又治好了荒山，如今又成立了人民公社，日子就像旱苗得了水，一天更比一天旺。可不能自己小看自己。”大牛媽笑着說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錢占标說：

“老嫂子，別着急。有山就能引来猴。咱大牛这么一条好汉子，还怕找不到对象！”大牛媽又收住了笑脸說：“这些时，提媒的不能算少。东庄，西庄，亲戚，邻居。可咱大牛就是不吐口，不說願，也不說不願。我問咱大牛是不是厔地里有了知心人，他光笑不說話。外面风言风語說，他和一个平地来开山的姑娘相好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听說那姑娘叫苏小杏，初中毕业生，心灵手巧，百里难挑一。不过人家是平地人，不一定能看起咱山里人；再說，人家喝了一肚子墨水，能文能武，恐怕咱这破籠装不住俊鳥。庄稼人，娶个媳妇沒啥賴好，只要不憨不傻，能吃饭会做就行。”她停了一会，又說：“你二叔，办点好事，劝劝你大侄子，快讓他对我說实話。事一成，請你喝喜酒。”錢占标連連点头，說：“好办，好办。”說罢，向外走去，走到大門口，他把双手捂在咀上，学着吹鼓手的样子，吹了一陣“百鳥朝风”；又弓着腰，学着抬轎的模样，走回来。“花轎”抬到院中央，錢占标正正经經地閃到一边，拉开长声，高声說道：“新娘下轎。拜婆母，拜丈夫。”大牛媽笑得坐在石头上，半晌喘不过气来。

(二)

傍晚，西天边一片紅霞，像万杆彩旗，迎风飄蕩。

錢大牛离开开山队，回到家来。一进门，媽就看得出来，儿子和往日不大一样。往上看，眉开眼笑，滿面喜色；往下看，露着脚指的破鞋不見了，脚上蹬着一对嶄新的黑鞋。媽心里早有七分明白，高兴得忘了端茶端飯。忙問：“誰給你做的？”大牛紅着脸說：“找苏小杏做的。”媽瞪了他一眼說：“鬼孩子，为啥不早說！”說罢，把鞋从大牛脚上脫下来，左看，右看，反看，正看，看了好大会，說：“她娘养了这么一个好閨女。地里鐮刀，家里剪子，粗活細活都能干。这鞋做得真

好，針角納得密实实的，像撒了一片芝麻籽。”看罢，又亲自給大牛穿在脚上。

自从大牛和小杏訂婚以后，大牛媽忙得脚不沾地，又套被子，又刷墙头。三天两头催儿子办喜事。这天，大牛又从开山队回来，一进門，媽劈头就问：“牛啊，快把小杏娶过来吧，省得媽媽再操心。媽把心都快操碎啦。”大牛停了半晌，慢吞吞地說：“人家又不願意啦。”大牛媽不相信地說：“你这孩子，学会哄媽啦，看我打你。”大牛說：“真的，小杏是一心一意来咱家，只是她媽还没拿定主意。”大牛媽看着大牛的脸色，知道話不是虛說，便又急又气地說：“为啥？”大牛說：“人家嫌咱这穷山窩，怕她閨女来受罪。”大牛媽一听，气得两眼含泪，半晌說不出話来。大牛怕媽气出病来，忙劝道：“新社会，儿女婚姻自作主，小杏只要拿定主意，她媽也拦不住她。”大牛媽大声說：“她願来，我还不讓她来哩！八輩子不見儿媳妇，也不能受这种欺侮。”党支書錢占标，和大牛是邻居，听見大牛媽高声动气，忙跑去問道：“老嫂子，大牛侄子那点不称你的心啦？”大牛媽說：“你叔，你坐。我問你：咱这山窩穷不穷？賴不賴？”錢占标被問得摸不着头脑，看看大牛媽，又看看大牛。大牛把来龙去脉說了一遍，錢占标才心明眼亮了。大牛媽心里平靜了点，接着又說：“国民党狗娘养的，好事不办，坏事千件，把咱这个山窩刮穷了。那时候，人家看不起咱，咱沒話說。解放后，翻了身，又办社，又治山，日子一步登了天。人家还是看不起咱。咱可不能答应！”說着，激动得流了泪。錢占标听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說：“老嫂子，說得对。誰要再說咱山窩里穷，山溝里人笨，咱就不能答应他！你看，张家，李家，还有老嫂子你家，那家都是过的烘火日子！二牛、三牛，还有咱这大牛，那个不是精明能干的小伙

子！”大牛媽听了这席話，眉毛飞起来。錢占标又劝她說：“闺女是娘的連心肉，当娘的那个不关切女儿的亲事！人家把闺女从小养大，能不想挑一个称心女婿？依我看，那头老人家不是不願意，是想来相相亲。”大牛媽听着話中有理，便长嘆了一口气，露出了笑脸。錢占标又說：“相亲咱也不怕。論住的，不叫她闺女披风淋雨；論穿的，不叫她闺女体裸露肉；論吃的，米面油盐四季不断；論人品，这么好一条好小伙子，丈母娘一看，保管高兴得笑掉牙呀。”大牛媽心里高兴得像吹风，連声說：“哎哟哟，快把你侄子夸成一朵花啦！”

(三)

苏小杏得知大牛媽生气的消息，心中十分不安。她急忙找到大牛，眼泪汪汪地說：“錢支書要同意，咱馬上就結婚。我的身子我当家，娘不願意也沒办法！”大牛想了一想說：“別在这事上伤了老人家的心。老人家也是为咱打算。你最好回去再商量商量。你娘想来亲自看看，就讓她来，我媽正想找她說話哩！”小杏点头同意。

小杏二次回家，与娘商量婚事。小杏把头依在娘的肩膀上，尽說大牛的好处，山区的变化。說得天花乱墜，娘就是不吭声。小杏抬头一看，娘的脸色鉄青，两眼含着两股泪。小杏心痛地搖搖娘的肩膀說：“娘，你是怎么啦？”娘无限深情地看着闺女的脸，小声慢气地說：“三十年前我和你的年岁差不多，爹娘受了媒人的騙，把我嫁到山窝里。那时候，平地旁，山里更旁。我哭呀，哭呀，整整三天沒吃飯。我已經拿定主意，上山去打柴，就一头碰死石头上，省得活着受罪。后来，我看出丈夫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汉，我可怜起他来，又不忍心死了。三年过去了，抵得上半輩子，真难熬啊！这一年，山洪暴发了，丈夫被洪水卷走，我又下了山，嫁了人。”小杏

听了，也心酸得哭起来。过了一会，小杏擦擦泪说：“我知道娘的一片好心，你过去在山里吃尽了苦，不忍心再让闺女走自己的老路。不过，现在的山区和过去不同了。现在成立了人民公社，千家万户合在一起，一心一意，治山治水，泉水流到山脊上，稻子栽在山坡上，千年老山变了样。”娘听了，擦起衣襟，擦擦泪说：“你要真的拿定了主意，你就去吧。娘也不能强拦你。是好是坏，娘也没有亲眼见，你自己要有主心骨。”小杏心情高兴地說：“不放心，你就去看看吧。三十里地，起个大早，不到晌午，就能走到。”娘說：“也好。”

(四)

小杏娘穿着一身新衣裳，提着二斤点心，由闺女带路，到錢家溝去相亲。中午时分，走进一个村子里，綠蔭成林，村上栽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。树蔭下，藏着一幢幢的新瓦房：青房頂，白墙壁；墙壁上画着一幅幅的彩色画，“建設图”、“跃进乐”。小杏說，这就是錢家溝。小杏娘笑着对闺女說：“錢家溝这么好，和城里差不多。”小杏引着娘，慢慢向村里走去。錢家溝，座落在半山腰。小杏娘往下一看：青朗朗的是树木，黄騰騰的是庄稼，紅艳艳的是鮮花。小杏猛回头，見娘站着看景致，喊了一声，娘不好意思的加快脚步，赶了上去。

客人还没到家，大牛媽和儿子早在門口迎接。小杏娘进了屋，喝着茶，两眼不住的四下看。心里想：房子这么寬綽，闺女躺下打滾也中。屋里盆是盆，罐是罐，床上鋪着新单子，毛主席象挂在中間，屋后墙的上方，三間房子里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标語，其中还有大牛和大牛媽写的詩歌。她又想：还挑啥。飯端上来了：油炸丸子炒鷄蛋；花卷蒸饅頭稀飯。小杏娘說：“粗茶淡飯就行了，何必費这么大的事！”大牛媽說：“不是外人，費啥事！家常便飯。”吃飯間，两个老人說說笑笑，亲亲

热热。大牛媽把錢家溝的大跃进、生产搞得好，生活大改善，买了新式农具，鏟駝机，小鋼磨，建立了俱乐部，托儿所，学堂；年底还要建发电站，做饭、点灯都用电，都一一向小杏娘說了。小杏娘听了，喜的合不住咀。扯了一会閑話，便拉到正題上来。大牛媽說：“您娘啊，俺大牛和你小杏谈恋爱，我心里是一百个滿意。不过，我老是自己对自己說，死了那份心思吧，別讓人家的好閨女来到山窩里受罪。”說着，看着小杏娘的脸色。小杏娘說：“看俺亲家，光說外話，現在比不得从前，小杏来到你家，算是掉到福窩里了。不过，俺那閨女欠管教，不懂事，来了免不了要气你。”大牛媽听小杏娘叫她“亲家”，喜欢得不知道怎么样好，連声叫道：“大牛，大牛，快来給你娘添稀飯！”第二天，小杏娘高高兴兴，离开錢家溝。走到路上，小杏娘对閨女說：“杏呀，娘儿俩可是有成色人。大牛待人也厚道，給我撈了一碗大紅枣。”小杏憋不住笑出声来。

(五)

春天，是大牛和小杏结婚的日子。

平地姑娘嫁到山窩里，这在錢家溝的历史上，还是第一次，青年人，在大牛身上找到了希望；老年人从大牛身上得到了安慰。全村人一致商量定，要为大牛、小杏，举行最隆重的婚禮。

是一个好晴天。天上，万只俊鳥爭鳴竞唱；地上，千排桃李夺艳比美。錢家溝的人們，像过节日一样，家家門口貼着紅对联，人人身上穿着新衣裳。早飯后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三人一群，五人一伙，說着笑着涌向会场。二牛，三牛不断地放三眼銃，胆小的孩子們，用双手捂着耳朵；吹鼓手們，站在桌子上，奏得众人不断喝采。大牛媽穿得一崭新，坐在前边的凳

子上。人人都向大牛媽賀喜，大牛媽激動得流着眼淚，有話說不出口，只是連連向大家點頭。

嘩啦一片掌聲，黨支書錢占標從人叢中站起來，走在桌子前，雙手卡着腰，高聲說道：“乡亲们，大家高兴，我也高兴。过去是山上姑娘要下山，现在是平地姑娘要上山，这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大变化；有人说，我们山区命里就是受穷，我们说，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我们永享幸福；有人说，我们山区人生来就笨，我们说，毛主席把我们变得最聪明！我们会革命，我们也会建设。高山拦道，我们把它平了！大河挡路，我们把它搬了！天底下没有神仙，也没有龙王，我们就是神仙，我们就是龙王！我们要管天，我们要管地！我们要按共产党、毛主席的指示，按我们社员的心思，建设新山区，建设新生活！”又是一片掌声，震得山谷嗡嗡响。

支部書記講罷話，人們還是文風不動，緊緊圍着新郎新娘。有的走向前去，放一條窄面板凳，要他們玩個“小两口沿天橋”，有的倒上滿滿兩杯酒，讓他們喝個“夫妻”樂。小伙子們高興的擠眉伸舌，姑娘們心里高興，不敢笑，用牙咬着下嘴唇。

1958年6月寫于許昌

閃 珍 珠

· 王 振 洲 ·

紅旗公社第四生产大队有个名叫閃珍珠的姑娘。人們看她比最好的珍珠还宝贵。

閃珍珠的模样，真象真珠一样閃閃发光。她今年十九岁，不低不高的个子，穿什么衣裳都合体。瓜籽形脸，白里透紅，弯弯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說起話来像一串銀鈴响。

不过她的出名不只是因为长的模样好，更重要的还是工作出众。

珍珠是第四大队花木兰队的队长。花木兰队在全公社是有名的。前些时，到第七大队支援秋收，各大队派出的都是力量最强的队，什么“尖兵队”呀，“董存瑞队”呀，“突击队”呀，光听名子就使你不能不起敬。花木兰队里几个年紀最小的姑娘，一看到这些队里的人个个都是虎背熊腰，就惊得把舌头一伸道：“呀！我的媽呀！这回咱可要輸死了！”閃珍珠听了把眼珠一閃望着說話的人道：“胆小鬼，这有什么可怕？来！商量办法。”她們很快就找出了最适合于在第七大队土地上进行的生产办法。結果，在来支援的十八个生产队中，她們第一个提前一天半完成了任务。从此，閃珍珠的名子大震。

(一)

太阳鑽山了，颯颯的东北风，越来越刺人骨髓。花木兰队的女队员們，收了工，喊着“一二一”跑步回村吃飯。食堂的

飯厅，是新盖的，寬敞明亮。在冲門的桌上，放着一籠子饅，又凉又硬；靠着桌子，是半缸面条，稀得能照見人影。这情景，使好几个人不滿意的嚷嚷起来。翠环抓起一个饅，向身边的一个姑娘比量比量道：“来！紅花，看你的头結实，还是我这饅硬棒！”紅花把身子一闪，也抓起一个饅道：“来就来，我这饅也不比你的饅軟！”她俩这頑皮样子，惹得脸气的跟石榴花一样紅的閃珍珠也“噗哧”一声笑了。閃珍珠对自己队的队员，比对自己还关心，見她們豁着劲干了一下午活，吃不到称心的飯，心里就像刀割一样。她說了声“同志們，先坐坐忍耐一下，我找胡三去！”就急速跑向食堂廚房。

胡三在厨房里脚蹬着煤火，半躺在不知从那儿搬来的一把柳圈椅里，有津有味的抽着烟。他見閃珍珠脸色不同平常，慢慢坐起身子，吡着牙笑道：“啊！大姪女，有事嗎？”閃珍珠厌恶的看了他一眼，郑重地說：“我們队的人都回来了，就那样几个饅还凉的跟石头蛋一样，怎么吃呀！”胡三眨一眨眼道：

“这是集体嘛！那能太随便！再說都是年輕人，吃点凉的，对身子也沒坏处。嘻！嘻！至于說饅少，大姪女你是明白的，一个人規定就是那么多，我也不过尽力而为之唄！”这儿句不冷不热的話，刺的閃珍珠实在受不住，她望了望煤火，故意把話头放得重重地道：“三叔，快把飯热热，这样冷的天叫大家吃凉飯，你怎么过意得去，万一病了一个怎么办？”胡三摇摇头道：

“不行！这是制度，煤火一封住，不到作下一頓飯時間，誰也不准撬开。”閃珍珠道：“制度是为大家服务的，不是讓它害人，我是队长，要保証大家吃热飯，为大家的健康負責！”說罢拿起火柱就要撬火。胡三“呼”一声将火柱夺过，露出一付猙獰的面孔喝道：“好厉害呀！可惜是鉄路上的警察，你管不了这一段。我要为大家的财产負責！”閃珍珠气得渾身打顫，当

她想到大家吃了冷飯会影响健康时，不由得大眼一瞪，自己对自己說道：“任凭犯錯誤，也得讓大家吃饱、吃好！”于是，又把火柱从胡三手中夺过，狠狠几下撬开火，跑出廚房，响亮地叫道：“同志們，把飯抬到这里来！”

胡三見挡不住了，就气狠狠地說：“好！好！你厉害！你是干部！奶奶，——侍候人就这样低下，找队长去，不干了！”

这句话，閃珍珠从胡三口里已不知听到过多少次了，她指着胡三的脊背道：“別再拿不干吓唬人，熬着吧！离了你我們也要吃飯！”

(二)

半夜，第四大队办公室的灯，仍然亮着。窗紙上，不时有人影在晃动。这是党支部書記兼生产队长柳鉄錘在踱着步子，考虑群众对食堂的意見。白天提意見那些人的影子，輪番地在他脑子里出現着。“党把全村的人交給了自己，他們也相信自己，可是食堂却变成了这样……”他难过的“咚”一声坐在凳子上，气憤地說：“你呀柳鉄錘，你是怎么关心群众生活的？”他后悔自己这一阶段只顧忙着生产，对食堂的领导不够。說着說着，胡三的影子又在他脑子里出現了，他狠狠地把拳头往下一击說：“調人！一定得加强食堂的力量！弄清胡三在搞什么鬼？”

第四大队这个食堂，是秋收时成立的。当时一来誰也沒做过这么多人的飯，二来不少人認为到食堂当“伙伙”沒有做其他工作光彩，曾为炊事員問題費了一番周折。后来有人提議說投票选举，选住誰誰干。这样，胡三、百順、张嬌便到食堂里当了炊事員。

这胡三，是个典型的富裕中农分子，又尖又滑，一个小錢，他看的比碾盘还大。刚解放那几年，因为沒有了解放前那

些苛捐杂税，政府又奖励生产，所以他干得特别有劲。农忙时，鸡未叫头遍就把全家人唤起来下地，星星满天才领着全家人收工。农闲季节，他更活跃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他都要找个赚钱的门道。在大路上，你常常可以看到胡三手持红缨大鞭，满脸幸福、自豪的在套着三头大骡子的胶轮大车上坐着。

农业合作化高潮来了，村里几个互助组，合成了一个高级社。土地合并，汽马车作价归公。这好像割去了胡三一块肉，他难过、嚷叫，特别是当他看到前二年年年要向自己借债的几户人家，慢慢也和自己吃一样好的饭菜，穿一样的衣服，便觉得这个世界有些不公平了——“哼！他们凭啥过这样的日子，还不是沾我胡三的光？”高级社成立不久，各种制度还不健全，他凭他的“才能”和半辈子的经验，每年还要偷机会跑出去作几次投机买卖，他心里慢慢平静了：好把！就这一年赚个一百二百块，还能比你们强，有个三几年还怕不富裕？但他哪知事情和他想的个人发家恰恰相反，秋收时，全区人民敲锣打鼓成立了人民公社，于是，他觉着自己要发家的路全绝了，因此，一看大伙选他当炊事员，就嚷着不干：“怎么，叫我胡三侍候全村人！不行！不行！一天给我一千块钱我也不干。”可是继而一想，他忽然象明白了什么似地暗暗高兴起来：真傻，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不进去呢？百顺、张嬉都不懂作饭这一套，到食堂都得听自己的。嗨！这样不但自己能沾点光，还能给他们点辣的尝尝。

胡三看到人们都不愿到食堂工作，更加放肆。清早，太阳老高才起床，马马虎虎把面和一下，蒸到锅里，就甩手出去了。谁要提意见说饭晚了或是饿不熟，他就把脖子一伸，转动着一对黄眼珠道：“你来试试，作一百多个人的饭是说着玩的。”

正像胡三所預料到的，张嬌和百順在食堂里处处都得听他指揮、使喚。张嬌是有名的“老好人”，你說她十句，她能一句也不还。百順是一个二十岁的小青年，开初，倒挺热心的，見活就搶着干，可惜他太幼稚，胡三說两不說，他就被弄得不知大头朝那里了。他听到群众对食堂意見紛紛，臉漲得直紅，找到胡三說：“三叔，人家都对咱有意見，明个咱把飯做的好些吧。队长說因为咱食堂不好，把生产都影响了！”胡三听罢，搖着头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嗨！嗨！真是年輕人！实对你說吧，你把飯做的再好也不会落好，各人口味不同嘛！咱这侍候人的工作就是污水缸，誰想倒就往那里倒！”說这話时，胡三装的非常認真、誠懇。百順想想，村里就是有很多人不愿到食堂工作，他的心里乱成了一窩麻。

胡三到食堂里沒多少天，柳鉄錘就看出他不是实心实意的干，就想加强食堂的力量，但为了慎重起見，他还是迟迟未确定調誰。

(三)

鉄錘“擦”一声擦着了火柴，这时我們才認出进来的是閃珍珠。她不等鉄錘开口，就閃动着明亮的大眼，利利爽爽地道：“队长，我要到食堂当炊事員去！”

“什么？”鉄錘一楞，眼睛直直地望着閃珍珠那坚定的表情道：“真的？坐下詳細談談吧。”“看你，我啥时候說过假話？”閃珍珠用斬釘截鉄的口气說：“我已經考虑好了，队里的事交給丽容領導。你不是常常說一个共產黨員要做別人不願干的事嗎？我看这炊事員就应该我干！”

鉄錘用贊許的眼光望着閃珍珠，心里暗暗說：“有志气，有志气！”这时他心里的石头，掏出了大半截。

鉄錘亲眼看着閃珍珠长大的。他相信閃珍珠一定会把食堂

办好的。在考虑到調誰到食堂当炊事員时，他不是沒考虑到閃珍珠，随后他又打消了調閃珍珠到食堂去的念头，是考虑到花木兰队是大队里的重点队。怕把她調出来，会使花木兰队受到影响。現在听閃珍珠一說，仔細考虑考虑，觉得閃珍珠到食堂去最合适，所以就答道：“对！珍珠，你作的对！不亏是个共产党员，明天你就到食堂上班去！”

閃珍珠見队长答应了自己的要求，立时眉飞色舞，用清脆的声調說道：“队长放心，我一定克服困难，讓大家吃飽吃好！……吃晚飯时，我还和胡三干了一架，他說要辞职不干哩，来找你了沒有？我看干脆把他調出食堂算了！”

“別急！別急！”鉄錘揮揮手，阻止閃珍珠道：“現在还不能把他調出食堂。你过去沒做过飯，猛一上去怕不行，應該讓他再做些时。这样作你可少作难，而且他要有搗乱行为，你可乘机了解了解，然后把他的事实在大家面前揭露出来。現在食堂吃的不好，有的群众就推到了食堂不如小灶优越上，我們能把食堂办好，并且能抓住胡三的搗乱行为，就能挽回食堂在群众中的坏影响。”

閃珍珠平心靜气的听着，很佩服队长比自己考虑的周到。

“你这次进食堂，任务我看比在花木兰队里还重要。”鉄錘望着閃珍珠，繼續一字一句地說道：“飯，要做得人人爱吃，这可不容易，一定会有很多困难，特别是你长这么大沒有独自作过一頓飯，困难可能会更多些。另外，还要防备胡三，他的社会經驗比你多，有作飯技术，很可能会故意和你为难。不过，你別怕，支部一定大力支持你。好！天不早了，快回去休息吧！”

閃珍珠站起来，像那些精力旺盛的“脚夫”，把担子放在了肩上，郑重但又满怀信心地道：“請队长放心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力量。”

(四)

对于閃珍珠来廚房当炊事員，百順是从心眼里高兴的。誰再說炊事員低搭，他就可以理直气壯地回答：人家花木兰队长都当炊事員了，炊事員低搭？可是他一点也弄不通，閃珍珠怎么忽然想起当炊事員来了。难道当队长不比当炊事員强嗎？所以当閃珍珠送走花木兰队的隊員們回来时，他忍不住問道：

“珍珠！你不嫌当炊事員侍候人低搭嗎？”

閃珍珠听罢微微一笑道：“再別听那些說干炊事員是侍候人的鬼話。就說是侍候人，这又有什么不光荣呢？咱又不是侍候的地主、資本家，咱侍候的是全村劳动人民，只要全村人个个都能吃好，你瞧吧，生产上一定会放出更大的卫星。照我看呀，咱干的活是侍候社会主义的最光荣的事！”

胡三早就听的不耐煩了，他瞪了百順、閃珍珠一眼說：

“百順，去把张嬌找来！”

“这会找张嬌干什么？”

“研究工作嘛？”

閃珍珠閃动着大眼，直直望着胡三，心想：他这是搞什么鬼呢！

张嬌来了，胡三冷笑道：“珍珠是咱村里誰都知道的好姑娘，能来咱食堂当炊事員，真是咱的幸运。”說到这里，他停了一下，把三个人輪番地望了望，接着說：“不过，为了能各尽其能把食堂办好，需要分一下工。我看这样：珍珠刚来，过去又沒进过廚房，面案、菜案上的活，恐怕都拿不下来，百順呢，学这些天，知道了些門路，就来廚房跟我做飯，挑水暫由……”

“怎么，讓珍珠挑水？”百順奇怪地嚷道：“我挑一天还有些受不了哩，她怎么能行？”

“这也是不得已嘛！”胡三又狡猾地笑了笑說：“我也很

想讓珍珠到面案上來，只是這做飯不比旁的活，沒點技術，嘿！可真拿不下來！眼下我做的飯大家還有意見哩，要讓一個不懂技術的人做，恐怕大家的意見會更大！”

閃珍珠已看出胡三是故意和自己搗蛋，心里十分氣憤。當下就想頂胡三幾句。但當她想到自己对廚房里的活確實一點也不懂時，就壓回了自己要說的話，爽快地答道：“好吧！我挑水！”

“你……”百順急得趕忙說道：“不行呀！”

“沒關係！為了全村人吃好嘛。什麼活都應當干！”

胡三得意的笑了，他在暗自庆幸自己計劃的成功：“我當你閃珍珠多麼了不起哩！實際也不過如此呀！”早上，他一見閃珍珠來當炊事員，心里就像猛然塞進了一塊石頭。他知道閃珍珠的厲害，只要你做的事有一點不利公社，她就決不饒你，何況自己跟她吵了架，她一定要報復了。因此，當時他把食堂的活說得一般人都做不來，受不了，百順、張嬌都感到難為的不行。他想這樣准會把閃珍珠吓跑。想到百順每天挑水累得路不願多走，話不想多說的情景，就決定讓閃珍珠挑水，他想：這樣即是不把閃珍珠累跑，也能累得她喘不過氣來，顧不上管食堂的事，更學不會做飯。起初，他还擔心閃珍珠不接受，現在看到閃珍珠這樣爽快地上了自己準備好的圈套，不覺渾身高興，只見他陰險地一笑說：“我知道珍珠的思想好，哈哈！”

閃珍珠看了胡三一眼，心想：哼！別高興的太早了，想把我累跑呀！算你瞎了眼！她站起來說了聲：“會開完了吧？”就担起水桶，昂頭挺胸地向井台走去。

(五)

水井在廚房西南角，離食堂有五十多丈遠，來回一趟，得幾分鐘。這地方是崗地，水位低，一般打一桶水，手就要磨得